

西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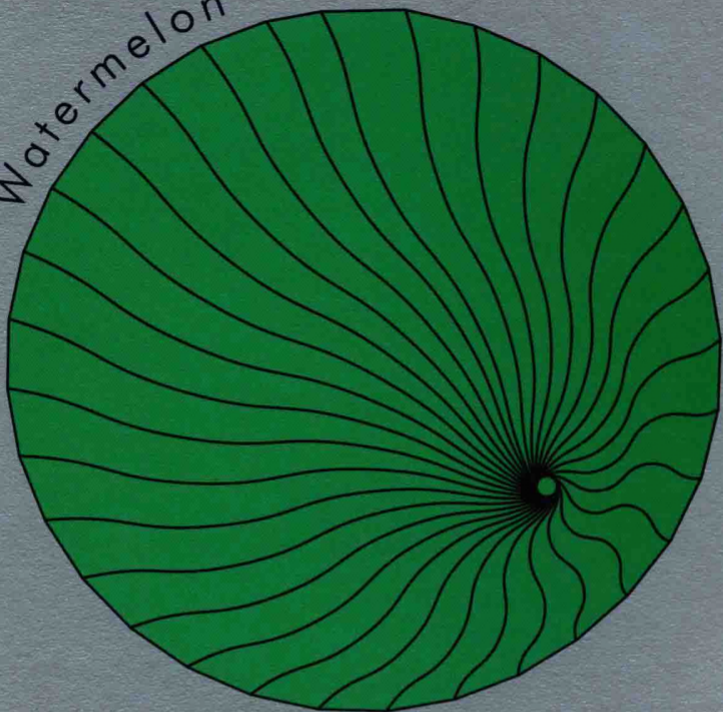
长在

天边
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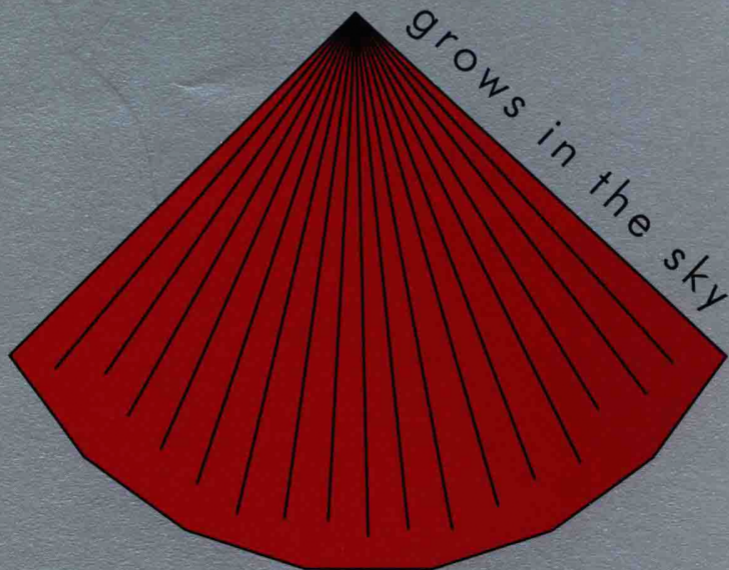
唐棣

著

Watermelon



grows in the sky



西瓜

长在

天边上

唐棣
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西瓜长在天边上 / 唐棣著. — 长沙: 湖南文艺出

版社, 2016.5

(蜉蝣书系)

ISBN 978-7-5404-7592-5

I. ①西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90845号

Xigua Zhang Zai Tianbian Shang

西瓜长在天边上

唐棣 著

出版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唐 贾

装帧设计: 邵 年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<http://www.hnwy.net>

印 刷: 湖南雅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 mm × 1230 mm 1/32

印 张: 7.25

字 数: 120千字

版 次: 2016年5月第1版

印 次: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7592-5

定 价: 29.80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)

目 录

001	朋友
025	追随
041	西瓜长在天边上
057	寂静的声音
079	葵花药厂有个李玉民
097	水边的纪念
125	幽会时光
155	乱发美人
177	蝉时雨
195	天上有只鹅
217	后记 / 他们都是恐惧的反射

朋 友

母亲死后，父亲给我来过一通电话。当我从水房被同学揪着，一手提暖壶，一手举着脸盆，摇摇摆摆地从下课的人流中走过去，来到传达室，父亲在电话里多少等得有些不耐烦了。看门的老头把电话递给了我，身后的同学这时才把暖壶和脸盆接了过去，然后他们看着我。这件大事在电话里只是淡淡的一句话：“你妈刚走。”就像学校门口走出去了一个人。然后，电话很快地挂断了。等我从学校请假，赶回老家马州，一进院子，父亲忽然停住了脚步，看了我一会儿后，很快走到我跟前，又把电话里的那句话重复了一遍。我下意识地，扭过头去，看门口。对于聚集在门口来吊唁的人来说，父亲就是不一样的人。在大部分村人的感觉中，似乎没什么能让父亲停下脚步，包括母亲的死，他总要在院里来回地走动。有七八年时间，马州人很少见得到他的影子了。我也知道，处理完葬礼，他

又要走了。临走前，他对我说：“没事少打电话！”

现在，我不得不打这个电话。说几句后，他在电话的那头又开始不耐烦了：“你想清楚了就来吧！”按他在电话里给我的地址，好容易找到了那座桥。而眼前的一切又让我有些绝望。我看着眼前唯一的一对桌椅，对他说：“我睡在上面？”我觉得父亲根本没把我的话当真，或许没觉得我真要来。他吃惊地从那把椅子上抖直身体，站在桌边，手按在翻着木皮的桌面上，视线从桥摇向了房顶。当他的眼神看起来没那么尴尬时，他又坐了下来。椅子吱呀作响。他指了指二层，手又按回了翻着木皮的桌面上。这时，一层尘土缓缓落下，他的视线也从房顶摇向了桥。

父亲安排我在这栋楼的二层住了下来。他说：“既然来了，可要小心点！这里不同老家。”看他走下了楼。这里的新鲜让我睡不着。有几条绒毛光线从那扇陌生的小天窗里，垂到了我的眼皮上。我这么想着，彻底放平了身体。楼梯吱吱的响声也停了。我抹了抹，眼皮有些痒，就这样到了第二天，阳光铺满了我打着赤膊的身体，眼前是亮堂堂的。我抹了抹眼皮。这时，才看清昨晚周围的黑影是一个个的大纸箱。“这里有什么吸引父亲呢？”我想着想着，又觉得头疼，“其实，这个不重要，不管怎么样，先活下来再说！”

楼下的胡姨说过，和来根做了朋友，就和小城的所有青年都成了哥们。他们什么事情都要找来根解决。事实上，她说得也不夸张。也就是说，几乎每件与年轻人有关的事件，最先赶到现场的都不是警察。后来，我几次想走过去劝她，来根一定会抓住那个人的，那人活不成了。可我没有办法这么做了。上楼免不了经过邸家厅堂。邸叔和胡姨还有两个女儿。大女儿的名字常被姐几个说笑。比如，你问她：“老实交代——你有没有犯过案？”她会愣上那么一会儿。问她第二遍时，她才会十分紧张地说：“没有哇，没有哇。”安子说完话，便看见了远处的我。我刚慢悠悠地从二楼下来。现在，走在了一片明亮的阳光里。“这里只有一座桥么？”我心想着，“新生活要开始啦！”走着，走着，我闭上眼睛，想让眼皮上的阳光一束一束地滑落过去。因为，我觉得眼皮上像搁着什么东西。当我在一声叫喊中睁开眼，才看见桥边站着一群姑娘小子。“呀，你好像住在我家楼上！”我站在桥上，“嗯”地应了一声，周围的人仰头，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安子。“那接着老实交代，你家楼上是不是案发现场？”他们哈哈大笑。一群人从桥边走上了石阶，他们朝我走过来。“老实交代！”他们的第二次问话没有落空。所以，他们的笑声更加激烈了。“听见她说什么没有呀？”我点了点头。“她说，我家

楼上是个仓库啊。”二女儿萍子和大姐一样，没什么可说的。胡姨也是这个意思：“唯独这个儿子让我说了太多的话！”

姐姐们出嫁后，小楼下空了出来。有时，搬货路过邸家吃饭的地方，都听见胡姨在桌边织毛衣时口中不由发出的叹息。而邸叔看起来也变得特殊了——他总是在清晨拎着一个小木桶去桥边。搞得我站上窗口向外撒尿，总会左右看看。因为那天，我过桥时，他拦住了我说：“我看见你了。”一时没反应过来，我诧异地看着他，问：“看见我？”“你的老二就像它！”邸叔匆匆跑下了桥。当他回到桥上，严肃地在我眼前拎着一个小黄鱼晃动时，我的脸红了。我跟来根说起这件事，来根笑着点头：“他们当年也这么干，河里的鱼越来越骚了，你没吃出来？”我很久没有从窗口向外撒尿了。一次，我在朦胧中走向窗口，推开窗。风吹进屋子，几张报纸哗哗响。我掏出了“小黄鱼”，刚要出力，脑子忽然“嗡”的一声——桥下有个人在跟我挥手。每次从一楼经过，我也都有些紧张。邸叔叫完我，他的孩子们又来了：“快来呀，来啊。”从他们的桌边过去一点是厨房。我每天上楼的楼梯在厨房边上。那是一个简陋的厨房，小得可怜。胡姨的说话声便是从这片菜烟里传出来的。她看到我总是把长条形的眼睛一挑：“一

会儿下来吃辣子！”

我怕他们家的辣椒。可我的朋友来根的说法是：“你要学会吃，好比男人找女人要够辣，女人找好男人也要吃辣椒。”在他的话里，男人与辣椒的关系错综复杂！有一次，我们从桥边走过，他忽然拍着我的肩膀，神秘地说：“你将来会知道的。”

一个炎热的夏天随着我的到来，也开始在这里蔓延。躺在小天窗底下，我心想，炎热来得可真快！事实上，我对着窗外的星空看了很久。即将开始的新生活的模样不断变换着。没想到的是，无聊也跟来了。

“你这样下去不妙啊！”

来根指的是我简单至极的生活——我白天窝在父亲的店里看生意。晚上，父亲不在。我在店里看旧杂志，大概晚上十点的样子，然后，抱一捆书回仓库。这不表示我喜欢看这些鬼东西。时间在我把书在小天窗下一本一本摆好的过程中流逝了。有一次，我遇上喝酒回来的父亲，他看着我的手，诧异地问：“是什么？”

我低头看了看书，又看了看他，我说：“书。”

“你最近可有点奇怪啊！”

后来，胡姨卖废报纸。我在二楼，朦胧中听见楼下

的谈话——“唉，我们家老邸现在只喜欢钓鱼。”我没听见对方说什么，只眯着眼看了看地上散乱的书，赶紧爬起来绕到窗口，对着下面喊：“胡姨，你让他等一会儿！”从二楼走了下去，胡姨站在门口，在被门板遮住的一道阴影里。“这都是你看的？”这么问是源于父亲曾跟她说过我在学校的种种不堪表现。

“你爸跟我说过几次你快来啦。他说你在学校，除了读书什么都喜欢。”她说时，手指在我的胳膊上轻轻游动。我低着头，掩饰红着的脸，努力伸直脚趾让它们挨到河水。那天，也是我来这里之后第一次和胡姨聊天。

二楼靠西侧的那个窗口装着一幅小城的全景。我经常站在那里，看不远处的几幅树影慢慢攀墙而上，灰色石砖上走过很多被影子跟踪的人。你一眨眼，他们瞬间不见了。东侧还有一条河，看上去风景不错。其实，到小城没几天，我便想下去游水了。跟胡姨聊天之后的那个夜晚，我实在忍不住，便浑身带着蓝色的火苗，从后窗一跃而下。

“我是说过前面的河水骚……”我点了点头，就像他说的一样，你没闻到氨水味么？我能感到身体在水中像被胶水粘住了。

“早觉得，那些人不是淹死的。”他沉默了一会儿。

我看了一眼，便没有再看他。这一会儿，我脱皮的胳膊越来越痒，我能感受到，他炙热的目光爬过。

在一个晴朗的下午，父亲的小店里没什么事，我翻完那本书的最后几页。门外的景物无一例外地蒙上了一层模糊的纱，我在门里看着看着，眼皮慢慢地聚拢起来。父亲轻微的声音吓了我一跳：“小子！”我打了个激灵，把书合上放进柜台下的抽屉里。当我推上抽屉，父亲正好走进店里。我说：“我要回去睡个觉。”我昏昏沉沉地走上了热浪翻滚的街头。穿过桥，过一楼时恍惚看见一个人。以为是胡姨，我加快了脚步。一个低沉的声音叫住了我：“来，喝一点。”我摸着头推脱：“我更想睡个觉！”“我妈那天跟你……说什么？”我有些紧张：“没有，没有……”后来，我们一边喝酒，他一边说：“你越看越像我一个朋友——最好的一个朋友！”

我和来根的关系也好像一下拉近了。他说：“晚上吧，我带你认识几个朋友！”我来这里和父亲有约在先。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地方。我说过，父亲做着很小的生意。他来小城好像有十多年了，除生意上的事很少与人交往。当我说晚上要出去时，他愣了一下。

“和来根，”我补充道，“楼下的来根，你知道吧？”

租下邸家的二楼好多年，父亲与楼下这家人并没有什么交流。后来，听胡姨说，他来小城时像个特务似的躲着她。可我知道，他绝不是一个神秘的人……他看了我半天，我后来便走开了。

来根的朋友陆续成了我的朋友。晚上，我们去体育场滑旱冰。白天，则在某个录像厅看武打片，或者找个公园躺在长椅上睡觉。剩下的时间也就不多了。邸家二楼恢复了父亲最初租它时的样子，灰尘沾满了小天窗的边缘，地上散乱的书被父亲卖了废纸。胡姨看到父亲卖书时问我最近在干吗。父亲微微一笑，然后低下头。每次，见到我便随意地说出早已在舌头上搁好的话：“这才是你啊。”

天气太难熬了。整个小城只有体育馆里的人愿意手拉手，连起长龙，打起欢快的口哨。滑累了，我们靠在栏杆上休息。来根喜欢把矿泉水往头上一倒，而不是像我们一样喝进嘴里。然后，我们的目光追着场上某个女孩的屁股飞速穿来穿去：“快看啊。”来根点了点头，把剩下的半瓶水倒在头上为的是让发丝上垂落的水珠得以连续。透过水珠看到的屁股是他一个人的享受。我舍不得买来的水。我们会看着那个屁股慢下来，越来越慢，然后一转，完全在我们眼前消失。

“看什么看！”这个姑娘忽然停在我们面前。

来根看了看我们，好像他自己没看似的，说，那就别看啦。我手握空瓶子，看着刚才那个圆而挺的屁股旁，多出了一个毫不相称的屁股。

三个小时后，我们保持着生机勃勃的样子从体育馆出来。街边卖的炒冰，对我们来说已足够消暑。有时，来根还会请我们去吃夜宵（后来，我才知道那些钱都是他从姐姐那里借来的）。那条街不长，在一所高中的边上。小城里的人叫它“红灯街”——这里开过温州商业街，卖冒牌衣服，后来商店关门，洗头房取而代之。后来，发现不适合周围的环境，很多洗头房搞起副业，在门外空场开起小吃摊。每晚来红灯街的，既有公交车，也有私车，既有打板的来的，也有像我们这样，从体育馆边的一条街上蹲着吃完炒冰走过来的。记得在一个晚上，我们在体育场玩，来根腰上的传呼机忽然响了。他打完电话回来和我说：“我今天去办点事！对了，我给你们介绍下，这是小娜。”早知道，来根要给我介绍女朋友，可我不需要。因为，八月就有一种着火的感觉，我时刻能感受到。我跟小娜滑了几圈，走出了旱冰场。我请她在体育场边的小街里蹲着吃了一份炒冰。不知道来根跟她说了些什么。她在我们分手前拉着我问：“我不好吗？”

后来，我们还说了点别的，便散了。回到二楼时，我发觉身边一下“站”满黑影。好像有一群人将我包围。躺在地板上，被黑影压住身体，这种感觉似曾相识。这一夜，黑影不断走到我的眼前，注视我。第二天在体育馆见面时，来根好像也很困，他靠着栏杆和我讲到昨晚事情的神情却十分严肃。还没来得及问小娜的事情，他便说起昨晚打架的事——一个朋友骑摩托车碰了一辆吉普，被车主抓住不放，车上几个人下车将他朋友拦了下来。对方有四个人，来根走过体育馆旁边卖炒冰的小街时，遇上几个朋友，便喊上他们一起去。

“这是警察的事。”我说。

“我之后才归他们管。”他从我手上拿过水，像平时一样，笑呵呵地往头上一倒，“小娜怎么样？”

我说：“挺好啊。”

“我就说，女人是个好东西。”来根说完，看我愣住了，补充：“和打架一样，都打发无聊。”

刚来这里时，胡姨会跟我说话。我一时觉得很不适应。母亲去世后，我的性格变得有点冷漠了。有时，她追上来了在楼梯边递给我一个苹果，这搞得我每次都很紧张。有段时间，父亲的店里没生意，我独自在二楼睡觉。天

气太热啦。在胡姨眼里，我朋友来根倒像是个没长大的孩子。后来，她还一边扇着扇子，一边说到了来根。胡姨上来的次数越来越多了。“自由恋爱！”她瞪了我一眼说，“跟那个警校的女的结婚，我是不会同意的。”坐在身边的胡姨给我了一种很奇特的感觉。

“我信命。”她抖了抖衣领，又说，“你不热？”

我死去的妈也一样。算命的说我命犯孤独。她从小便嘱咐我多交朋友。朋友多了路好走。来根经常说这句话。听人说，他还有些铁路上的朋友。那是我来这里的前后，他跟家里还为他从铁路辞职的事情大吵过一场。不久，他在父亲小店对面街上开了一家租碟店。门面很小，柜架上摆满光盘，靠窗户的地方有一张桌子，电视和影碟机摆在上面——影碟机是从姐夫新房里偷搬出来的。那时，来根的朋友们几乎定期都会涌向这个小店。我也是在那时和他们混熟的。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姓石的人，他为来根看店。我们总能见到。有时，他身边还会多出一个女孩子——这大概是胡姨说的那个女的。当时，她在小城公安局实习。现在，我们对付无聊的办法是去他的店里看电影。小石坐在那和一些闲人说笑。在我与他的接触中，他是个和气的人，看似和来根交情不错。有一次，来根跟我说店子的支出时，说要给小石一个月四百，还要管烟。他